



社會主義與

個人主義

何止二種四

王爾德原著
袁振英譯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五日 收到





OSCAR WILDE

德爾王

序

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思想界已經大大地變遷了。但不管變遷怎麼大，想界還是幼稚得很，改造頭腦的工具，還是很少。不單是創作的，有價值的書不多見，就是翻譯界也不多善本。翻譯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件快的事。自己不能創造新思潮，只得代人家介紹，那不是一件很可憐的事麼？譯者不但要同著者擔負一份責任，又要不做著者的奴隸，要有批評的眼光，才不上者的勾當。譯者更不應該存着「發財」的迷夢，甘心做奸商市儈的奴隸。外國文，文法上有許多不能直譯的地方，意思也有不能絕對強詞的。原文不好的地方，當然不要同他擔負傳播的義務。所以譯者是不能夠死譯的。這是我數年來對於譯界常常忠告的。

中國自從嚴幾道辜鴻銘以來，翻譯界漸漸地萌芽了。什麼林琴南梁任公一輩

子，都可以躋于翻譯大家之林了。可惜他們所介紹的多是無關重要的文字，或者是有毒的學說，如達爾文一派的，都是外人的餘唾。不懂得介紹世界最新的思潮，所以事事要落人後。可恨中國的譯名還沒有統一，也沒有純正的編譯局，所以編譯總不會發達。中國興學數十年，西洋的留學生也不少，實在是有什麼效果呢？我希望翻譯界中人快些覺悟，留學界中人快些覺悟！

中國這幾年來講主義的人，已經是不少了。從表面上看起來，以為現在研究學理的人，定然是很多。其實他們多是拿着一知半解的主義，用幾千年的舊腦根，來批評近代的新學說，糊裏糊塗，說了一大堆話，總是令人莫明其妙！胡適之先生說：「多談些問題，少講些主義，」也是有慨而言。所以現在潔身自愛的人，不能不積極地提倡個人主義，消極地提倡社會主義。有許多人以為個人主義是社會主義矛盾的，其實不然。不但相反，并且相承。兩者殊途同歸，與克魯泡特金所講的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一般，（見拙譯無治黨的道德），並沒有什麼衝突

·現在因為國家上，政治上，宗教上，家庭上，婚姻上，經濟上，發生了無限罪惡，所以個人主義還是非常發達，都是因為驅迫而成。所以個人主義是戰勝這些罪惡的利器。因此，我常常喜歡研究德國斯丹納(Max Stirner)的極端個人的無治主義·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佳處，在於發展個性(Individuality)·要人人有獨立的精神，有自由的思想，絕對不能夠盲從·打破萬惡的環境，不要駭怕他什麼威權，也不管什麼勢利；什麼毀，譽，榮，辱，得，失，生，死……·統通置于不顧，只向着真理一條路上走！

王爾德(Oscar Wilde)的著作，中國譯本很少：只有兩篇劇曲，登在新青年雜誌，如薛琪瑛女士之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和沈性仁女士的遺扇記(Lady Windermere's Fan 新潮雜誌同學潘家洵譯作扇誤)，都是他的名著·所以他的著作和平生，中國社會知得的人很少，介紹他的學說的更少了·所以我把他這篇名著翻譯出來，以應付中國這次新潮流·我也曾作過一篇文章，介紹王氏的詩歌

，登在廣東羣報。這個英國之大文豪，應該知道一點，并要知道英國言論的自由和文學思潮的趨勢。王氏的學說儘可以代表英國的近代文學界。現在把他的史畧登載下頭。

王爾德生於一八五四年，卒於一九〇〇年。愛爾蘭京城都柏林(Dublin)人。王氏平素體質孱弱；惟自少年時已很聰穎。十八歲，入英國牛津(Oxford)大學。因感于羅斯堅(Ruskin)的美術學說，于是以闡明美術的真理自命。一八九〇年，曾入獄兩載；後流徙于巴黎，至一九〇〇年，客死是鄉，年僅四十六。所著劄記，小說，劇本，已出版十餘種。流行於社會，聲價日高。不能獨讓蕭伯訥(Bernard Shaw)專美一己(蕭氏亦為愛爾蘭產)。

愛爾蘭處于英格蘭專制淫威之下，產生了許多自由思想的人，特立獨行，不管萬惡社會有什麼譴譽。現在的蕭伯訥，還是以「不道德」著名。當着王爾德的時代，社會的腐敗更甚。英倫本部，拜倫，沙里的自由主義齊名，王，蕭兩氏也有

同一的趨勢。現在愛爾蘭的自由聲浪，王氏實爲前驅。越專制的國家，越黑暗的社會，常常產生越自由的人。如俄國的托爾斯泰，挪威的易卜生，日本的森戶辰男，印度的泰谷兒等，實在是不勝舉例。這一輩子，都是同社會爲敵，又與監獄爲緣。（來到中國講學的羅素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份子。）

王爾德的主義，固然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但他還是持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主旨。「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所以監獄便是文人的休息室。王氏的自由詩歌，感人最深。他在監獄中兩年，也有許多著作；他反要把監獄來變作研究室。世界就是一個學校，隨時隨地都有研究室；人生由少至老都是學生時代。王爾德一生有兩個紀念，一個是家庭送他到牛津大學求學，一個是社會送他到監獄中求學。牛津大學是英國最頑固紳士式的大學，比從前的北京大學還要利害。然而能夠產生一個王爾德，這真是一宗很奇怪的事情！舊社會視新思潮爲大敵，不管道德怎樣高尚，凡是提倡新文化的人，不合于社會的舊倫理的，便任意加以

種種惡名，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社會上一事一物都不許他有過問的餘地，簡單一句話說，就是不承認他是一個人。

王爾德的藝術觀和人生觀，統同有密切的關係，像托爾斯泰的格言：「藝術底目的，是爲人生的」。王氏的父親是一個良醫，並且是一個文學家，父母都是社會上有名人物，但是王氏的遺傳性是不大好的。王氏性情的怪僻，或者不能完全歸咎于先天，後天的關係恐怕更大。不管是先天還是後天，王氏都是迫着爲這個病社會的良醫。王氏絕對的輕視社會上一切虛榮，道德和財產。他對於藝術上的美十二分講究，不失一個藝術家的態度。他本着良心和學問做去，絕對不怕社會上盲目的攻擊，輿論上大多數的庸俗專制魔力，王氏從不顧忌：比較拜倫，莎里一班人還勇敢些。所以外國人尊敬王氏，比英人更利害。王氏一生，是一齣再大不過的悲劇，他在法國的時候，也窮到了不得，但是個人主義是近代一切思潮的樞紐，儘能夠抵抗社會上一切罪惡。個人主義不能夠消滅，社會主義就不能消滅，所以個人主義的勝利，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

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

社會主義最大的利益，在於解決我們困難的生活。現在社會的環境，無處不為我們的大敵，無人不受牠的痛苦。所以社會主義的功効，就要把這個難題來解決。近世紀的科學大家達爾文(Darwin)，大詩家傑治(Kelms)，大評論家李能(Robertson)，大藝術家孚克伯(Humbert)，「譯者按：前兩人為英人，後二人為法人」。統同能專心致志于學問，并能超然物外，不被外物所推移，如柏拉圖所說「獨一善其身，」然後能澈底的覺悟。他自身的內蘊，他個人所得的已無敵，將來社會所得的，也是一樣。這幾個人，乃是出類拔萃的了。現在世間大多數的人類，都是作他人的犧牲。這種無意識的利他主義，可謂荒謬絕倫，有損無益。世人沒有考察的能力，所以統同為他人的犧牲。現在的人類，覺得他們的環境，非常困窮，非常臭惡，更到了極端的饑饉。所以他們不能不被這些感動到極點。因為人類

的情感，比較智識爲易于激刺。我從前在評論一部份，已經指明，表同情于痛苦，較表同情于思想爲容易些。雖不能有明確的指導，但情勢危迫的時候，就不能不把他們所自知的罪惡來改革。沒有明確的指導，就不能救濟社會的罪惡，或更把牠來弄糟了。因爲他們的救濟法，也難免同流合污！比方有許多人想着解決困窮的方法，要救生那般窮人；更有一派高尚的人，想把窮人都統同弄到快樂，使他們沒有絲毫的痛苦。這種救濟的方法，是不中用的，反弄到更難收拾。最正當的目的，在於改造社會，把這個社會做到決不會有困窮的事實發生。現在利他主義的性質，就要阻礙這個目的底進行，例如今日窮兇極惡的販奴主，善待他們的奴隸，想把他們忘記這種制度的痛苦，不致被他們看穿，更令那些反對的人，不致有所藉口。很像現在的社會，做了最多罪惡的人，即是做最多慈善的人。所以有學問的人，真能研究這些問題，懂得人生的真義，要求現在的慈善社會，不要做那些慈善的事業，遏止利他主義的情操。因爲那些慈善的事業，足以降低人格

，泯滅道德。社會的罪惡，多由慈善產生，實在是沒有錯誤的。這是人人知到個人的私產，產生危險的罪惡，實在是很不道德的，所以私產是罪惡的源流，不但沒有道德，並且對於自己也沒有多大利益的。在社會主義實行的時候，這種現象，當然改變。將來的人類，是沒有住在穢臭的地窖裏，也沒有衣衫襤褸的人，環境這樣痛苦，衣食住都是不合衛生的，兒女一定沒有強壯的希望。將來社會的保證，不是如現在倚靠天氣的情形，或者當着冰天雪地的時候，人民也不用沿途乞衣乞食，又沒有無地寄宿的人。社會一份子當然享有社會上的權利。社會的幸福，不能夠俾一個人自私自利。將來天氣不管怎樣壞，但是對於人民無切身的痛苦；並且社會主義自身的價值，也是在於指導人民入于個人主義的境地。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管叫做什麼，都是由私產改變做公共的財源，拿互助替代競爭，然後可以回復社會完全正當的組織主義，更可以保證各人社會上物質的幸福，使人生回復了正當的基礎，和正當的環境。因為人生能夠完全發達，

到了最完善最高尚的人格，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個人主義又怎麼樣重要呢？如果社會主義是有勢力的政府，如現在有政治經濟的權柄一般，一日不能脫離工業的專制，將來的人類，反更覺難堪，以現在私產存在的時候，個人主義實在是沒有法子來發展。他們不要強迫工作，也許求活；更要找得一種適合的生涯；給他們工作的時候，也覺得愉快。這種人就是詩學家，哲學家，科學家，和有學問的人，才能夠有這樣幸福；能夠自覺的人，然後可以做一切人道的事業，已得了一份份的覺悟。並且有一種人，生活非常痛苦，胼手胝足，然後可以得些飽煖。現在的苦力，很像牛馬一般，生活的專制，不可言狀。這些人窮困到了不得，沒有莊嚴的儀容，沒有文雅的言辭；什麼文明教育，統同和他們沒有緣份。那些人生的愉樂品，更不能享受了。他們如果能夠齊心合力，人道主義就能達物質文明的幸福。物質文明可以為善，也許為惡。今日人類的顛連困苦，何曾不受物質文明的影響呢？

在這個萬惡的社會裏面，個人主義，雖然能夠發生，但很難得完善的模範。因為私產制度，不獨是社會的盜賊，也是個人的大敵。那些窮民，雖然是沒有教育與文雅，他們還有許多德性。這種論據非常確切。私產制度存在，是絕對的沒有道德。所以這種制度，社會主義必要破壞的。私產確是社會的障礙！幾年前，有許多人宣言于國內，說私產一定要納稅；後來教會也有這樣宣言。山陬水隅，都也曾聽見過；這是不錯的。私產制度產生了許多稅則，愈加愈重，沒有底止，是社會上大大的罪惡。所以私產如果是個人的幸福，我們就不要反對。但是他的稅則，實實在在是令人難堪的。如果要維持富人的利益，我們更應該剷除私產。窮人雖然是可憐，還不及富人的罪惡這樣多。我們常常聽見說，窮人很歡迎施贈的；其中定然有這種實事。但有許多窮人永遠不受人家的恩惠。他們有一種革命不平的思想，我們也不能怪責。那種義粟仁漿，實在是一種不平等，無意識的舉動。不過富人想着利用窮人，來做他們的奴隸罷！怎麼窮人應該享受富人的餘唾

嗎？他們應該知道自己有塵土客的資格。如果窮人不懂得自己的痛苦環境，不平的生活，實在是一種無意識的禽獸。有歷史眼光的人，定然知到革命是人類原始的德性。因為人類有革命，社會才有進步！或者窮人是贊成恩惠的；但有許多窮人，看作極大的侮辱。很像有一個人已經餓死了，還勸他食少些；節儉不是一件道德的事情。如果要一個鄉村的工人來慳儉，是絕對不可能的。人類的生長，不能像是豢養畜生的法子。所以有許多人寧願做盜賊，也不願做社會上的寄生蟲。乞丐雖然是比盜賊為安寧些，但盜賊的人格，比乞丐高尚得多了。

上述那種判斷是不對的。窮人能夠不受他人的恩惠，不受他人的憐惜，不知道滿足和有革命的意志。這樣或者是完全自然的人格，更令人欽敬。他是有意識的舉動，反抗也不為過當。窮人有道德，當然是可憐的；但不能贊美。他們受敵人的利用，把他們的生命，賣給與資本家，來做一種卑下痛苦的工作。他們的愚蒙實是可憫。我曉得很多贊成維持法律的人，必定有一種特別的權利。在美術上

或智識上一定佔有許多利益。但我不相信人類給法律完全掣肘住，而能夠繼續他們的幸福，不致失敗！那種解釋是很容易找得的，不過這樣子，就是貧窮困苦能夠極端降低人格。這種麻木不仁的效力，橫加于人類的性情上，所以社會上沒有一等人能夠了悟自己的痛苦；常常有許多入告訴他們，但是他們沒有相信的。那一般大資本家反對工人的暴動，是沒有可疑的。這種暴動的工人，能夠對於心意滿足自暴自棄的人，作種種煽動的事實。這些種子，真是不平等的大敵。所以暴動家是不可少的。如果沒有他們，現在的社會就不能向文化上進境，美國的奴役，已經廢除了，人類不必做奴役；他們又何必夢想自由，自由自然能夠與他們為緣了。波斯頓各處的暴動家，政府曾以不合法律的手段來對付他們，現已完全消滅了。但仍有多數人不是奴隸，也不是買主。對於這個問題，毫無關係。這種破壞家，不獨無益于實際，更使那般暴動的，有所藉口。所以反對，不獨是無益，反弄到風潮愈大。奴隸所得的報酬，不獨無絲毫利益，也沒有人垂憐。戰爭以後，（

譯者按：此次戰爭，指南美洲爲黑奴而戰。）奴隸們都可以自由了。· 知到他們要極端自由：捱飢抵餓是極端自由，無穿無住是極端自由。· 奴隸得了自由，但沒有自立的能力。· 雖然得了新社會，還是愁苦到了不得，或者比從前更壞。· 照思想家看來，法國大革命中，最慘的事情，就是亞瑟王后被殺。· 云狄地方的農民反爲這種封建制度來犧牲他們的愚頑，真是可憫的了。· 將來一定是沒有強權的，社會主義經已明白了。· 以現在社會的情勢而論，種種死制度，統同是自由的桎梏：什麼工業專利的制度啊，經濟萬惡的制度啊，實在是沒有一個人能够打破這個籬籬。· 現在的社會完全是奴隸的，但想着解決這個問題，反令社會的全體做奴隸，實在是弄巧反拙。· 個人當然有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不管那一種強迫，都不能加于個人。· 如果橫加壓力，他的工作沒有利益於己，也沒有利益於人；即工作的本體也沒有什麼效用。· 我講的工作，就是社會上各種的活動。· 我不信今日的社會黨能夠每天到人家考察各人是否能做八點鐘的工作？如果講到人道主義，這種工作是

不合衛生的。由人生的正義看來，當然是極大的罪惡。講到社會黨現在的觀念，雖沒有明確的強迫，也有幾分強權的意思。強權與強迫，在社會主義裏面，確無存在的價值。大凡結社都要有絕對的自由，因為只有自由結社的人，然後有優美的成績。或者有人質問個人主義，現在多有由於倚賴私產的存在，然後可以發達。怎麼樣能夠廢除私產呢？這個答案是很容易的。以現在的社會制度而論，有些人能夠利用自己的私產，例如拜倫，莎里，白浪等，羅俄，包得列 (Baudelaire) 等輩，也曾了悟他們自己的人格。他們所做的工作，沒一點是為人傀儡的。他們能夠不致餓死，常常得了許多機會。這種利益能夠有利于個人主義，可不必破除。這實在是一個疑問。現在姑把私產破除，對於個人主義有什麼影響呢？他的效果，又怎麼樣的呢？現在把他的利益來談論一下。如果得了一種新生活，個人主義必然比較從前更為自由，優美和澎漲。我不是那些理想的個人主義，如上說的大文豪，不過想講普遍實在的人類社會上的個人主義罷了。我們知到私產是個人

的勁敵，使人生的真義，非常暗昧。弄到個人主義完全出于正軌。他的目的，已經達到。個人主義沒有發展，所以現在的人都是一知其所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三、人類的至善，在于本原的。不在于他求的。私產制度打破了，純正的個人主義，反成了一種不倫不類謬誤的個人主義，弄到人生黑暗，墮入了迷途，一生也沒有希望，個人的人格，完全被那些財產泯滅了。所以英國的法律。對於侮辱產業的處罰，遠比侮辱個人為甚。所以現在對於財產一件事，還是國民完全的保證，工業如果拿來做圖利的伎倆，也是罪惡的。比方我們現存的社會，承認財產是社會上高尚的位置，什麼尊貴銜頭，都是由他造成。人類是貪婪的動物，積極的聚斂，千辛萬苦，才能够屯聚起來；越聚越多，用也用不了，又不計較自己的幸福，所有許多人因貪喪命。財產的功效是這樣可憐，實是令人不寒而慄。社會有這種腐敗的基礎，也是很可憐的。人生非常侷促，不能夠自由發展，失却了人生正當的愉樂。并且他們的地位，非常危險。雖然是很大的資本家，也要完全乞靈于

物質。假使稍有意外，破了產，社會上的位置便不穩；他的理想已經是根本的謬誤，就沒有法子來挽救了。我們若不自誤，他人也不能損害。人類所能自恃的，就是自己的天真，旁的是沒有大關係。私產完全破滅，個人的主義才可以發達。沒有人肯犧牲身命，做物質的代價或偶像的代價。人類能夠生在這個世界上，是很寶貴的事情。若只是醉生夢死，做社會的寄生蟲，就是今日社會人類的毛病。我們知到沒有一個能夠完全自由發展，只有那一班文人糊亂的描寫罷！實行的完全沒有。門生說：凱撒是一個最完善的人。但是凱撒的地位，怎麼樣那般危險？無論什麼地方，有人操縱權力，定然有人反對。凱撒雖然是完善的，但他所走的途徑，非常危險。李亞察是一個完善的人。不錯，這個大皇帝是一個完人。他的責任，怎樣重大。到了末了，就要覺悟。我所講的完人，就是他的境遇完全優美，沒有危險，憂愁，和各樣不如意的事情。有許多人都要被迫來造反；他們的精力，已虛耗了一半。例如拜倫一生的精力，都為與英國惡濁的社會來

奮鬥。這種奮鬥，不一定能夠增加精力，反傷害了個人。拜倫永遠不能從心所欲，來貢獻我們。莎里能夠擺脫這個惡濁的環境，較勝於拜倫氏。因為他能夠趕快走出了英國的境界，他的名譽，所以比不上拜倫。如果英國能夠有一種覺悟，曉得他是一個大詩家，他們定然極端崇拜，使他逗遛國中，心意滿足。他在當時社會上，沒有很大的名譽，他就跑到外國。雖然莎里的詩歌，都有很多革命的思想，完人的詩歌不在于革命，乃在于和平，純正的人格，我們能夠看見是一件很偉大的東西。他歸於自然，純樸，華麗，很像樹上的好花，開得非常燦爛，定然沒有失敗抗爭的事情發生。他們不是用來證明事物，乃能考察各種情形。他的智識不必強求，聰穎已生於自然了。他的價值不能以物質事件來測量。除了固有的事務，旁的一點也沒有。他仍然能包涵萬類，用不盡，取不竭，非常豐富。他不必打最旁人的事情，也不要勸人從己。因為他們各有善處，所以他很想維護着。他們雖然沒有參與旁的事情，但他能夠幫忙了許多，拿他固有的能力，自然

可以幫忙。一切人類的人格，是件奇異的事情，很像小孩子的人格一般。人格的發皇，不必宗教來扶持，自然會發達。從前的頑固社會，他都可以不必管。他有一種自然來恪守，不必有什麼人為律來限制，也不必承認旁的勢力，另有自己的勢力。有人能夠贊助他，也極為歡迎。所以耶穌也不反對。耶穌的教旨，不過勸人為善。後人加以種種矯揉造作的形式，反失掉了耶穌的真諦。「要知到自己的本真」，固然是古代重要的教旨，「能保自己的本真」，更屬近代的要求。耶穌說：窮人能夠自由發展自己的人格，富人便失了自己的人格了。耶穌反對社會上的私產和我們是一樣。他的福音在於短衣縮食，野處穴居，社會自然會發生幸福。人類的衛生也不在於鮮衣美食。這種見解常有謬誤的地方。在今日的英國更甚。因為現在由南而北，人類的需要越多，社會的組織越複雜，消耗品越加繁盛，比較從前的社會差得多了。耶穌的意思，以為人類「應該有特別高尚的人格，保存固有的天真，然後可以發達；不可以為人格和他的事物有關係。人格的全體

，在於內蘊。你如果能够知道這個道理，金錢是不中用的了。普通的寶貝，能夠被他人偷去；純正的寶貝，就不能了。你心內的寶藏，價值不可限量，他人萬不能取去。知到這樣來處世，然後外物不能損害個人的。私產不防把他破除，因為私產弄到人類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生涯的痛苦，無益的工作，根本的謬誤；所以私產隨處皆可以為個人主義的盜賊」。耶穌雖然沒有說過窮人一定是好的，富人一定是壞的；這或者是不對。在普通社會的見解，以為富貴的階級比較窮人為多智識，講道德和自重。社會上的窮人常常作黃金的幻想，比較富人更利害。除了這個念頭，旁的是沒有了，所以窮人就有這種痛苦。耶穌說：人類得成完人，不在他所得的，不在他所幹的，只在他本來所有的。所以有許多富有的青年，都承認他們是很好的國民，因為他們不敢破壞國家的法律，不敢違反宗教的信條。在普通的見解，以為他是很尊貴的。耶穌對他說：「你們應該捐棄那些私產，因為牠蒙蔽了你們的真我。牠能够壓制你們，這是個人的負擔。人格

是不需用的。人格是內蘊，不是外物。明白了，你的真我和需要才可以發現」

· 耶蘇也曾對他的朋友，說過這些話。告訴他們要知到自己，不要勞形于外物

· 外物是無關係的。社會上沒有人贊成，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這個世界是反對個人主義的，但這不是他們的仇敵，應該平心靜氣。如果有人要奪取你們的衣裳，你們一定要給他。所以表示外物是無關係的。人家罵我，我也計不管。這是表示什麼呢？他人偽說我的壞處，於我沒有關係。好壞是不可移易的。不管怎麼樣，大多數的輿論，是無價值的。即使人家實際上來反對我們，我們也不應以暴易暴；這樣可以得絕對的平等。雖然在監獄裏頭，也可以自由的。精神上仍可以自由。人格更無絲毫損失，仍可以和平快樂，超于外物，人家決不能干涉。人格是很微妙的，個人的價值，不在於所幹的事業。雖然能够事事循規蹈矩，也是無價值的，或者是特立獨行，不守常經，還是可愛可敬的。個人雖沒有做過壞事，但是他本來是壞的，也沒有法子了。他雖然做過一次惡事來反抗社會，但他的本

性還可以覺悟，這是沒有大要緊的。這種生活完全是利己主義，耶穌是很贊成的。他可以說是一個大詩學家，也是一個科學家，又可以變成一個學者。或又可以做一個牧童。或如莎士比亞的大劇曲家，或如斯賓諾塞的大思想家，或又可以做園中的孩子，或海濱的漁翁。不管得他是什麼人，能夠知到自己的真我，便得了。大凡是矯揉造作的，就不管是什麼道德，生命也是無用，因為這是根本的錯誤。耶路撒冷街道中有許多獸子，肩負十字架來巡遊。這種生涯，迷頭迷腦，乃是作偽的明徵了。這門牧師是摹倣耶穌的。他跑到瘋狂院，與瘋子同住。因為有了這種生涯，才能够知到自己的真我。大音樂家威那也以為摹倣上帝，然後可以知到自己的真我。在音樂裏頭，人類是絕對的沒有模範可以做代表的。莎士也能夠知到他的真我是在於詩歌裏頭。因為有不完善的人，然後有完人。人類對於慈善上，或有所要求，但還有自由存在。但於調和上，更不能順受，然後可以自由獨立！

我們現在想着經過社會主義的潮流，達到個人主義的正鵠；自然的趨勢，國家政府的觀念完全消滅，這是必然的道理。耶穌未生幾世紀以前，有一個哲人說過：人類只有自由自在，不能有什麼叫做治人。政治各種形式，都要失敗。專制是人類的大不平等，雖能夠弄到事理明白，也是無用的。少數專制多數不平，多數專制少數也是一樣。德謨克拉西雖然是一時的高尚理想，仍是大多數人民的專制，現在已經有許多人明白了。所以我常說一切權力都是罪惡的淵藪。濫用威權的人，也是自卑人格的。被挾制的人，也得同樣的結果。當威權濫用的時候，常常發生一種很好的效果，產生了一種革命的精神或個人主義。這種精神就可以消滅那種威權了。當着他採用一種仁愛的獎勵，最足以喪失人格。人類到了這個境地，是不容易覺悟的。雖有很利害的壓力也不能反抗，反視為安樂，很像那被寵愛的鳥獸任人佈置，沒有一個時刻能夠自由自主的。有一位大思想家說過：「大凡想着自由，決不可靠他人來做模範。政府常以威挾利誘的法子，使人民人

於軌範，反生出一種最野蠻的主義來壓制我們”。又曾有一個女子，因為姦淫被捕。我們雖然不知到她的情史，也許知到她戀愛的重要。耶穌說她的罪惡可以原諒，不是因為她能夠悔悟，只因為她的愛情是神聖的。後來耶穌差不多要死了，坐在地上用餐，那個婦人走進來，拿了很寶貴的香水洒在他頭髮上。他有許多朋友想阻止她的舉動，說這樣是虛耗品，應該把牠的價值來做善事，救濟窮民。耶穌不贊成這些話：他指明人類對於物質的用品，是很重要的。但精神上的需要還大。人格可以弄到完善，在特別的時候，自然可以發展。現在的世人還崇拜那個女子是神聖。所以個人主義確有討論的價值。例如社會主義要破除家族，私產能夠破除，婚姻也不成問題，可以完全消滅。個人主義承認這一件，並且能夠弄到很好的。他主張廢除法律的制裁，自由是無限制的，然後人格可以完全發達，弄到男女的戀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耶穌知到這個道理，才反對家庭的生活。雖然是當日家庭很發達，他也不能不反對。他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

兄弟？」因爲有許多人要與他談話；又有一個門徒請假回家葬父，耶穌嚴辭答道：「任由那個死者自己埋葬罷。」所以個人的人格不必他求，耶穌也要本於自然的了。強權一日存在，刑罰是一日不中用的。法律不能處置富貴的人，只把些平民做犧牲。法律是富貴的人做出來保護自己，壓制平民的。這種不平等的法律，定然會發生革命。我們看歷史，不要看那些學堂裏的課本。因爲那些統同是失了本來的面目。不如看些稗官野史還好些。當強權初發生的時候，人民都是痛心疾首的。并非因爲那些惡人，多做罪惡的事，只因爲許多好人，受了他們的刑罰。社會最暴虐的，不是因爲多人做罪惡的事，乃因爲刑罰隨便行使。最明確的是刑罰愈重，罪惡愈多。近代有許多立法家，已經明白承認了。所以現在有許多贊成減輕刑罰。到了極點，便能夠實行減輕，效果必然優美。刑罰越少，罪惡越少；刑罰消滅，罪惡也消滅。即有一些罪惡也是神經病產生出來的，可以把他療治。現在叫做罪犯的人，是絕對沒有罪的。飢餓本來不是一件罪惡，但今日就是罪

惡的本源了。今日犯罪的，就是這個理由。拿心理學來考察，完全沒有錯誤。世間總沒有罪大惡極的人；衣食不足，禮義定然不興，罪惡多由私產產生。如果私產廢了，罪惡就無從而生，刑罰也是沒用的了。雖然是有許多罪惡，不是由私產發生的。英國法律，尊重個人，還不如尊重私產之凶。所以常常有很嚴重的法律來對付這件事，差不多和殺人重犯一樣。罪惡雖然不一定直接由財產產生，但一切窮困疾病，都是間接由保存私產制度的人所得來。這種制度能夠廢除，罪惡自然會消滅。社會上人人能夠供給他們的生活，又不致到被他們的鄰人來侵犯。怎樣會自己來侵犯他人的呢？嫉妬是現在普通罪惡的源流。這種情感都是和私產的觀念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會消滅，一定是在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底實行時期。在共產的種族，嫉妬是絕對不能發生的，我們知得確切了。有人說國家不是統治的，還有什麼可做呢？國家是將來一種自由集合的團體，由勞働家自由組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國家要造成一種有用的東西，個人要造成一種優秀的份子。我

說到「勞動」兩個字，就不能不多說幾句話。因為今日有許多人講了許多話兒，他們的批評，是完全沒有智識。勞動神聖也一些不懂得。現在的勞動是無價值的，反要把人格來降低。不管是道德或是身體，完全是人類的蠱惑！工作是完全沒有意識的，無一些樂趣。普通各種工作，都是無意識的活動，大概都沒有差錯了。風雪很大的時候，還要每日做八小時的工作。人類的高尚道德，強固機能，就不能不受大大的損失了。醉生夢死的做牛馬，是極不可能的事情。人類應有正當的生活，比那些下賤的工作好多了。各種苦工應該拿機器來代人力，將來的事勢是必然的。現在的人類，有許多是機器的奴隸；若有機器發明，替代人力，工人反要餓死。這是一宗很可憐的事情。因為私產制度的惡果，競爭生存，都是一樣謬誤。一個人管理一個機器，可以替代五百人的工作。比方五百人沒有工作，捱飢抵餓，不得不作賊了。一個人得了幾千人的工作，置於私囊中，有五百倍的私產，他一個人用不盡，對於社會大有關係。機器與財產，不是人人都有利益的。

牠是社會的福利，什麼勞心和勞力，如果能夠用機器做替代，這是一宗很好的事情。煤礦中也要拿機器來代人工。衛生的工作，也是一樣。汽船的火夫。掃街的清道夫，雨天的行走，統同都要機器替代苦力的。現在的機器不獨不能幫助人類，反要爲人類的仇敵。社會能夠有正當的組織，然後可爲人用。將來的機器，必然可以達到這個境地，像富貴的人享受各種權利。人道得以完全活動，都要機器替代苦力。勞動不是人類的目的，幸福乃是人類的止鵠了。所以文明也不能免了奴隸，機器就是奴隸了。

希臘人所說的話很對，除非有奴隸來做那些下賤的工作，文藝和美術斷不會成功。人力的奴隸是謬誤的，危險的，和沒有道德的，將來的世界全靠機器的奴隸。科學家不必到窮人的地方來施捨，窮人自然會有一種天然的樂趣。各處的生產一定可以供給牠的人民。這不是一個極樂國嗎？世界是自由自在的，人道主義必然可以達到。人道到了那個地方，社會自然會發達了。我曾經說：過利用機器

的社會，是供給有用的物件。那些美麗的物件，乃由個人自做，這不獨是很重要的，並且是獨一無二的方法。兩種事件，都可以產生。如果是一個人為人家做工，沒有利益的，定不能完善。更有一種權力來壓制藝術，如政府使用美術家來造成美術，價值定然完全消滅，或變成一種死藝術，沒有意識的藝術的。特別結果在於有特別的意志，藝術的優點在於藝術家的自然表示。藝術家的製造不是為人用的，也不能因人所好，才把那一種造成。為人役是很愚昧的事情，一定沒有良好的價值，並且把自己的人格也貶損了。世界最著名的藝術，就是個人主義的正當模範。我敢說最正常的個人主義，世界上還沒有人知道。罪惡的結果或者可以製造個人主義，但這是被動的，和他人有關係，這種個人主義入於動作範圍之內。如果沒有他人的干涉，藝術家定有優美的成績。不是因為自己的愉樂來造成，也不能自許為藝術家！

藝術是個人主義的正宗，這是一件很明著的事情。但是社會的勢力還想着把

牠來壓制，無所不至，這就是社會的罪惡了。因為各時代的社會所產生都是壞的。常常想把藝術迎合社會心理，供給他們的愉樂，做出種種荒謬絕倫的事情，服從他們的命令，抄襲前人的餘唾，茶餘飯後，為他們的消遣，解慰他們的愁悶。現在的藝術斷不能迎合社會的心理，社會一定要變作美術的；這是一種很大的差別。科學家的創作，不管社會的贊成或反對，還要堅持自己的主張。哲學家能夠自由發表意見，為他人所不能達到的。現在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儘可以有自由發表的餘地了。近年來哲學家 and 科學家都是服從社會的命令，威挾利誘，宗教和政黨的勢力，就不得不服從。藝術的宗旨常常想着脫離國家，宗教，社會的範圍，完全由個人主義的設施。但是反對個人主義的理想藝術，還有許多勢力存在，常常想着來摧殘牠。在英國最好的藝術，就是那些違反社會心理的。我的見解，詩歌便是一個明證。我們所以能夠有很好的詩歌，就因為社會沒有人看牠，並且沒有人干涉牠。社會上的人很喜歡來侮辱詩翁，目的達到以後，便棄置不管了。小

說與劇曲也要違反社會的心理。社會頑固勢力，也沒有法子了。世界沒有一國有創造的劇本，像我國這般不完美。因為牠是摹仿最卑劣小說的體裁，事勢是不能免的。社會的標準，藝術不能夠服從。能夠做到一個著名的小說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說他是容易做到的，因為他能夠迎合社會的心理。什麼結構，格式，心理，人生問題的刻版文章，就是最下等的小說家，也可以幹得來。如果是難的；藝術家違背了自己的良心，遏抑個人的主義，什麼學問，什麼體裁，統同都要犧牲，這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嗎？對於劇曲一門，較為好一點。願曲家不管得好歹，多是贊成喜劇的藝術。有了自由，然後可以產生高尚的著作。最高尚的曲發生，然後可以見得社會的好現象。社會最反對的就是新思潮。

藝術的題旨，一定要反對社會的心理。最重要的，是溶化他的題旨。社會為什麼不喜歡新思潮呢？因為他們很駭怕牠代表一種個人主義，有自由選擇題旨的權利；社會的贊成和反對，所以各有各的理由。藝術便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

一種獨立自由的勢力。所以牠的價值是很大。因為個人主義是反對社會的刻板文
章。習慣的奴隸禮教的專制，弄到人生像機器一般。對於藝術，社會何以這樣重
保守，並不因為能夠了悟，不過他們沒法來變更。他們把那些古典完全吞下去，
沒有細心去嘗試。他們因為不能改革牠，不得不保全牠。這種盲從是很危險的。
例如英國人統同贊美聖經和莎士比亞。但沒有批評的能力。如果講到聖經一個
問題，本來很有批評的餘地。但因為宗教勢力的關係，我也不必多講了。例如莎
士比亞的劇本，社會上實在是沒有人懂得牠的好處和壞處。如果他們見得有好處
，就不應該反對戲劇的發展。即使他們能夠看見他的壞處，也不應該反對戲劇的
發展。現在社會的人常常想着拿一國的古典來反對藝術的進步，弄到古典成了一
種死勢力，失了本來的價值。他拿來做一種工具，阻止新式美術的自由發展。他
們常時質問著作家怎麼樣不和人家一樣？美術家又怎麼樣和人家不同？如果聽了
他們的話，藝術家或著作家便失了本來的價值，不得成爲一個藝術家或著作家了

·凡有一種新藝術發生，是絕對爲他們所不歡喜的，并且非常憤怒，手足無措，一定用兩個無意識的罪狀加于他們身上。一個說他們的著作是無價值的；一個是說他們的著作是不道德的。我的意思以爲他們說無價值，因爲是新做的；他們說是不道德，因爲是有真和美。前一個是關於體裁，後一個是關於題旨。他們糊裏糊塗，濫用這種名稱，便等于落井下石。

近世紀以來，沒有一個純正的藝術家，不被他們加以不道德的銜頭的。法國文藝會的結果，也是一樣。英國也不必有這種社會了。社會上常常慣用這種名稱，是無意識之極。他們稱威至威斯（Wordsworth）爲不道德，也是一件意中事。因爲威氏是一個純正的詩學家；金斯黎（Kingsley）也被他們稱爲不道德的小說家，這真是莫名其妙。因爲他的文章不大很好，社會加上人的罪狀，也是莫名其妙。純正的藝術家，也不能被他人來轉移的。大凡是一個純正的藝術家，一定有自信的能力。除了自己，別無旁人。但我以爲在英國的藝術家，能够產生新的藝

術，便受社會的歡迎，稱為高尚與有道德。我敢信還有許多人來質問這種藝術，是不是他自己創造的？或者是摹倣他人的？是不是名稱其實？他個人的價值，能夠相符麼？細心考察起來，或者是全無價值的。

我上頭講了幾種名詞，什麼「不道德」，「無意識」，……恐怕有對不住社會的地方。他們還有一個名詞叫做「不健全」，但不是常常用的。因為這個名詞是很淺陋，不敢濫用。在普通的報章上，還可以見得。這也不過嘲笑藝術的名詞罷了！所謂「不健全的」，也是毫無界線。叫他們形容出來，就沒有法子。現在的社會真是「不健全」。因為他們形容什麼東西，也詞不達意，藝術家便永無不健全的了。他能夠形容各事，在旁邊來考察，効力非常偉大。他們何以叫藝術家為「不健全」呢？因為藝術家專就「不健全」的問題發揮。例如莎士比亞做了李爾皇一劇。就有許多人說莎氏是愚昧的了。由全體看起來，英國的藝術家都是由反對得來。他的個性，非常強健，完全不能被外物所推移。雖然反對的力量是很大，但于他

們無涉，藝術家斷不能有虛榮心，在這個庸俗社會裏面，貪名貪利；庸俗和愚昧，是社會上最大的死勢力，實在令人可憐，隨處皆有這種現象。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完全是平淡無味的。現在有許多藝術家明白攻擊個人，但對於私交上，常常向他道歉，這是不能諱言的。前幾年又發生兩個新名詞，反對文藝，社會上是常常通用的；一個是「不衛生的」、一個是「外國來的」。一個是反對長生不老的、實在是毫無價值；一個是反對本國的陳物。他們用了，也莫名其妙。他的意義是怎樣呢？什麼叫「衛生」或「不衛生」的藝術呢？凡對於藝術的名詞，必要有絕對的理由，批評他的體裁或題旨，或兩樣都有。藝術能講到衛生，就因為他所用的材料是優美的，如銅，鐵，象牙，能夠產生一種美術的功効。藝術是衛生的，當然是由於藝術家自己直接做出來，完全合于個人的性情，沒一些是被動的。優美的藝術是有完全的人格，藝術一門，形式與精神兩者是不可分離的，常常合為一體。但對於美育的批評，我們可以有鑒別的能力了。大凡一種「不衛生」的藝術，因為他

的體裁是陳舊的，或題旨沒有選擇。這都不是藝術家快樂地做出來的，乃是他人用金錢買來的。例如社會上流行的小說，人家都看作最合衛生的，其實是最不合衛生；他們叫做不合衛生的，乃是最合衛生的。我不是說社會的批評，是完全謬誤的。因為社會沒有鑒別的能力，採用那些名詞，都是不正當的。我不過指明他們的謬誤。這種謬誤也不是他們新得來的，乃是社會遺傳下來的。我們都可以明白；他是因為專制家無意識的判斷，社會沒有自然的能力，由勢力來壓迫，不能了悟個人主義。

現在的輿論，是完全沒有智識的。又是極無人道的。如果人家有些舉動，就用極大的壓力來遏抑他們。壓制思想和藝術，是罪大惡極的。有許多人說；替成社會的勢力，比較贊成社會的輿論為重要些。前一樣是優美的，後一樣是無意識的。又有許多人說，勢力是沒有討論的價值。這完全是倚靠個人的證明。前世紀有許多重要問題，如英國保存個人的治理，和法國的封建制度，是完全由自然勢

力解決的。革命最大的反動，能够弄到社會有一時的榮耀。等到社會上人人都知三千毛瑟是不能抵敵的，便趕快僱用那些文人來做他們的奴隸。他們兩方面常常是很可憐的。社會的反抗力越重大，藝術越宏偉。他們的題目，用錢買來的，完全沒有價值。由這樣發生一種新勢力，便非常兇惡的了。從前沒有印字機，現在已發明了；這是進步的明證。但仍是不良，謬誤，及卑劣。有人說新聞事業，是屬於第四級（似是伯克Belk）。在那個時候，是正確無訛的。但到了現在，只有這一級。他已消滅了那三級了。衆議院雖然存在，也沒有話說了，今日最大勢力的，就是新聞事業。在美國總統，只有四年的統治，新聞事業却永遠的統治。好在美國新聞事業達到窮兇極惡的情形，所以自然的趨勢，就要發生一種革命的精神了。人民有的是反對，也有許多是贊成。各人抱持固有的宗旨，真正的勢力，已經沒有存在。這種對待，不是十分嚴酷的。在英國，新聞事業仍未達到這個程度。雖然是很孱弱的，還是最有勢力的專制事情，能夠完全統治人民的生命。我覺

得是很奇異。社會毫無鑒別的能力，不管好壞，也要統同知悉，實在是毫無價值的。新聞事業養成一種營業的性質，完全沒有覺悟，是很可憐的事情。從前社會對於新聞事業是看不起的，現在又要非常注意。太過忙不及，都是沒用的；比較從前，實在更壞。今日製造各種罪惡，不能專責那般遊戲的記者，只知到迎合社會的心理；最大的害處，是在於那些莊嚴聰穎的記者，把一個大人物的穢史，使社會各人共同研究，或拿勢力來壓制，不獨令他們存了一種觀念，更要自己實行指導各種罪惡，傳染各人，都是一樣瀰漫了。社會的全體實際上是使人家嘲笑，憤怒，及荼毒自己。不管是男是女，個人的私德，斷不能向大眾宣佈；社會也沒有法子來對待他們。在法國的設施，儘可以有些成績。所以他們在法庭上的離婚案，不必詳細考查，更不能印刷出來，供社會的愉樂或批評。社會所應該知道的，就是離婚案已經許可了。一方面或全體贊成，也不妨宣佈。在法國的新聞記者，儘可以自由行其職權，但還有些限制，惟於文學家纔有絕對的自由。英國則反

是，新聞記者乃有絕對的自由，文學家就完全限制了。英國的輿論，常常把個人的美術完全遏抑，不許他們發生効力。更遏制新聞記者發表那些臭惡淫穢不堪的事實，發生一種革命的性根，為世界上不能及的，恐怕是沒有什麼價值。強迫的實行，不是造謠的事。有許多記者很喜歡發表那些猛烈的事實，藉端敲詐，視為不二法門。但又有許多有智識的新聞記者，不喜歡登載這種新聞。他們以為這種事情，是很不道德的。因為他們是迎合社會的心理，幫忙牠的弱點，爭妍競勝，誨淫誨盜，無微不至。所以有學問的人，決不肯廁身其間，看做沒有人格，但確有許多是反對的。我們講到這裏，毫無意味，應該停止不講，再講社會壓制美術一個問題。輿論強迫藝術家服從牠的命令，依照一定的形式來製造，什麼思想，材料，都要有定式的。我也曾說過英國最好的藝術，都是不被輿論來干涉的，社會也不看重牠。雖然是千年來的劇曲，也有些進步，因為有許多人歡迎。但劇曲的進化，不是社會的能力，都是藝術家對於社會的嗜好完全反對，不肯把社會的

嗜好來做他們的標準，又不肯承認藝術是社會的要求。所以才能夠達到這個高度。

• 藝術家有高尚的人格，用一種正當的體裁，有一種自然的美感，不可思議勢力；不獨反對冷嘲熱笑，並且對於空談幻想，也要反對了。高尚的藝術家唯一的宗旨，是供給社會的要求，創造最平淡的劇本，有一種平民的意味。求名求利，不是他的宗旨。他的正鵠是發表自己的真我，表明藝術家的真價值。他所創造藝術的形式，比別人不同。最初不過少數人贊成，現在就感化了許多人了。牠能夠創造社會上一種新嗜好和性情，社會就不久贊成牠的宗旨，因為牠的效力很大。我常常覺得很奇異，不知到社會的心志，能夠知到藝術家為什麼會成功，因為藝術家不肯上他們的勾當，自己能夠了悟。如果挈社會的嗜好為標準，就是最高尚的藝術家也不能施其技；不管他們了悟與否；但社會仍有自由發展的餘地。一個問題，就是怎麼社會不能得多一點文明？他們本來有這個機能，什麼東西來阻碍他們呢？

我們要講什麼東西阻碍他們的呢？因為他們想着用力來壓制藝術家和藝術的創作。但有一般劇場，社會已經就牠的範圍了。這些劇場都是有個人主義的藝術家能夠創造一種新藝術，受願曲者所歡迎。所以倫敦的劇場，都是各有各的願曲家，藝術的性質能夠發表。這種性質是什麼呢？不過全是收吸的性質罷了。有人能夠用勢力來遏抑藝術和藝術家；他們拿了這種精神，不能達到一點藝術的觀念。藝術的宗旨不要迎合社會的心理，願曲家要跟隨藝術家的志願。願曲家是被動，藝術家是主動。願曲家如胡琴一樣，藝術就是音樂家。他能夠完全遏抑自己的愚昧和無意識的成見，以為藝術是不成問題，自己能夠完全了悟。現在倫敦社會的願曲家，可為明證。這也算是教育的人了。有教育的人自能了悟藝術固有的成績。新藝術的美，在於創造，前人沒有發明的。拿從前的藝術來比較，自然見得牠的好處，能夠發生情感。雖然是屬於理想，但這種新美的情形，乃可以了悟藝術的價值；這事是很實在的。了悟藝術的價值，最好的是劇曲的價值。因一

個像，一幅畫，不是與時代宣戰的，牠的歷史可以不必計較。但到了一個時代，牠的價值自然會表白；文學就有不同的地方。時代與價值，有密切的關係。不到那個時代，價值一定不能表露。例如戲劇一般，頭一幕未曾見有什麼價值，到了第三第四幕，就不同了。豈有無意識的人，來擾亂劇場的秩序，使劇曲家不安嗎？一定是沒有的。忠恕的人，毫不生氣，自能領會各種情操。他不是來聽戲，便要失却常性，他是到那邊，來了悟藝術的情操罷。有判斷藝術的能力，專從唯我主義發揮，很像沒有覺悟一樣。劇曲這一點，是很難承認的。我知得很清楚。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夫，初次在倫敦開演，有許多人極端反對；說頭一幕的斥引，那幾個女巫的言語，完全莫名其妙。後來等到終幕的時候，才知到麥克白夫幾個女巫的言語，可比李爾皇一劇中的瘋癲一樣。比較旁的更爲劇烈。藝術中最能感動人的是戲曲：一悲一喜，也要跟隨劇曲的轉移。小說一門，也是一樣。社會的勢力，與承認社會的勢力，都是一個死症。戲克李 (Thackeray) 的愛斯門 (Esmond)

一篇，是很有價值的藝術。因為牠用來取樂的，不是爲人的。他後來有許多篇，因爲太注重社會的心理，反失了本來的價值。雖然對於社會是冷嘲熱笑，但藝術的價值已失了。純正的藝術家，不管得社會的心理是怎樣的，他總以爲沒有社會存在。社會的心理，決不能迎合。那些營業性質的小說家，才可以迎合社會心理，今日英國不可多得的小說家，只有佐治梅列笛斯（George Meredith）一個。法國的藝術家，比較多些。但他們的眼光不甚遠大，又不確當；我國的小說，許多能夠描寫痛苦，繪聲繪影，無微不至。他們學小說來發表一種哲理；他們不是徒然生存任社會上，他們都是很有思想的。由各方面都能看得清楚，很有研究的價值。他們有澈底的精神，能夠傳播一種徵象主義，製造種種形式，完全是爲自己的愉樂，不管社會的需要，也不許社會有什麼指導。他的能力不受外界的影響，只知到保守自己的人格，創造自己的藝術罷了。初時也沒有人來管他，看他無足輕重，後來漸漸增加價值，但依然與他沒有關係。他的意思不能轉移，沒有實質的

更多了，他亦不變常態，這個小說家，就無足與比倫了。華美的藝術，也是一樣。社會上大多數都是醉生夢死。這般黑暗，只適合盲目的人來居住；有才幹的人，然後可以創造有價值的事物。社會非常糊塗，已失了常性，一舉一動，毫無意志；沒有人管，也沒有人來針砭牠，更沒有人承認輿論的勢力。如果沒有考察的能力，不知到什麼是好，什麼是美？決不能生存于這個近代的社會。近來的房子，非常講究，藝術不能符合，這一點就沒有人來鑒賞，人類社會已達到文明的境域。社會的建築，有各種改革，都是因為大多的意味，已經非常發達。創造家對於藝術，自然會產生美的愉快，光復社會固有的良能；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不可摹倣或假冒他人的舊物，乃能有價值！大凡一切藝術，決不能用勢力來壓制，不然，一定沒有好的結果。有許多人質問，說什麼政府，才可以適宜于藝術呢？解答這個問題，只有一句答語：最適于藝術的政體，就是絕對的無政府。如果拿勢力來壓制文藝與藝術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有人說藝術家在勢

力範圍以內，才可以產生有價值的品物，這是不對的。藝術家雖然常常會找尋專制魔王，並不是被他們來壓制，所以依然能夠創造，個人仍或有教育可言，羣衆多是沒有的，所以帝王或者可以待勞，德謨克拉西對於藝術家就絕對的摧殘了。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勢力是最壞的東西。

現在有三種專制家：一種專制家是壓制肉體的，一種專制家是壓制肉體兼精神的；第一種是君主，第二種是教皇；第三種就是人民了。君主能夠獲得教育，有許多君主是有教育的，但他們仍然是很危險。人家以爲文學家的粗衣劣食，一定非常痛苦，不知到他們比較鮮衣美食爲樂。教皇也是沒有教育的，但還有許多很壞的教皇；也有些教皇很愛美術，非常熱心；又有許多慈善的教皇，非常壓抑思想，教皇的殘酷，人道已受賜不少了。文藝家與教皇同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失了自己的天真。喜怒不常，權操生殺；許多藝術家做教皇的犧牲。所以教皇的勢力是很危險的。講到人民的勢力又怎樣呢？有許多人已經討論够了。他

們的勢力，是一件極無意識的東西，並且是非常危險的和慘酷的，所以文藝家決不能與人民同住在一塊兒。一切勢力都要賄賂，人民的賄賂更利害。他們爲什麼會採用勢力呢？他們是被動的生存，什麼愛情和命令，都是任人家指動，這是根本的謬誤。他們只知到故步自封，自暴自棄，毫無進取的志願，只摹倣人家的錯處。他們假借君主的勢力，怎樣使用呢？他們又糊亂假借教皇的勢力，又怎樣來施行呢？他們很像一個小人一樣，毫無心肝；他們又很像教士一樣，但還沒有那些志願。他們是很憐愛藝術，但是不中用的。他們不暇憐人，還要自悲咧！他們在什麼地方，學得行使勢力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指明的。我們可以知到，文藝復興，爲什麼是很重要的呢？因爲他能夠解決社會一個問題。這不是無事忙，不過能够使個人完全自由發展，根據於自然的美感，所以才能够產生個人的文藝家和提倡個人主義的人。我們知到怎麼樣路易十四能够產生一個近代的國家，并且摧殘藝術家的個人主義，弄到文藝全完是刻版的文章，不能潰決他的藩籬，又

統同摧殘法國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非常可愛，能够把從前的事物，完全維新；舊物是沒有價值的。我們只知到有未來的世界。因為現在的社會，已經無望；已往的社會，我們可以不必管。現在的社會，也不必管。將來的社會，就是藝術家的世界了。這種方法一定有許多人反對，說是違反自然律，不能實行，這是實在的情形，所以他才有提倡的價值。我試問實驗的方法是怎麼樣？實驗方法，現在還沒有存在的。必有一定的情形，才可以發生。正為這種情形，才實行反對。大凡不反對這個情形的，是反對的謬誤，這種情形消滅了，才可以轉移人類的性情。人類的性情有些變動，才可以澈底的明白。變動的性質，才可以預知。那種制度所以失敗，都因為倚靠人類的保守性，不使牠們發達。路易十四的謬誤，在於估量人類的性情，是一定不易的。他的謬誤，就產生法國大革命了。這種結果，是極宏偉。一切政府的謬誤，產生的佳果，都是很正大的。保守名分的人，決不能產生個人主義，這是很明白的。如果因為人家要用這個東西，我們才去創造，

是爲人忙的，不是爲己的，是一種奴隸的犧牲，是無價值的生存。他們所創造的，不必等人家來要求。藝術家的創造，是出于自然的，不是抵抗一切自然的發展，也根據這樣生機，完全不能脫離的。人生的至善，與人生的價值，也離不開這個要義。個人主義的勢力不能壓制；個人不獨沒有勢力來壓制人，并且常常提醒他們不要進了勢力的圈套。他并不是強迫世人來做善事，知到個人能够要好的，在于他能夠自由和獨立的時候，然後可以發生個人主義。現在的社會，個人主義應該自由發展。如果要個人主義可以實驗，當知進化是可以實驗的。進化是人生定律，除了發達個人主義，便沒有西化時了。這種趨勢一有阻礙，反生了許多罪惡和死亡。個人主義不要俾人家來干涉，也不可自私自利。如果受了專制家的干涉，他的結果便失了純正的意義，又與他的色彩相反了。藝術的真理，就是人生的真理。一個人是有關係的，就要遵從自己的見解，出于自然。決不可與大家共同作偽；不管什麼模樣，都要自出心裁；依着人家的裝飾，是沒有意識的個人

的生存。如果覺得完全適合自己的人格，可以叫做自私。因為最初的人生正鵠，是發展自己的。但這種生涯，完全是本分。自私自利本來不是人生的目的，不能夠要求他人的生活，同自己一樣。公益於讓他人自由獨立，不能干涉他人的。自私自利，常常想着把人家同一樣做法；公益承認形式不是一樣的，便是好東西，並且覺得很快樂；為己不是自私自利。一個人不為自己設想，便不為他人設想。如果人家的行為和意思，與自己一樣，是極端的自私自利的。他又何必娶這樣呢？如果他自己明白這一點，會用思想來考究，就不以為是了。如果他不曾思想，是絕對沒用的。紅色玫瑰花，不是自私自利，因為牠自己要紅色的。如果牠要園中一切樹木，統同變作紅色的玫瑰花，這便是極端的自私自利了！

個人主義實行的時候，人類決不是自私自利的；順乎自然的程序，明了人生的真義，然後可以自由自在。人類也不是唯我的，如今日一樣；因為唯我派有求于他人，個人主義就不是那樣，自然可以產生快樂，人類知到個人主義的真諦，

也可以明白個人的情感，自由使用。現在的人類，還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只有痛苦的情感；但這種情感，絕對的不是高尚的，一切情感都是好的，但痛苦的情感，是最下流的法式，俾唯我主義弄糟了。將來必要變為嚴酷的。我們的安存，有一些危險，以為將來沒有人來管我們，就恐怕如盲人瞎馬一般，這也是非常有限制的情感，完全包括一生，不獨專對於痛苦生涯，並且對於人生的真善美。自由和快樂，是最重要的，情感越大，一定是越艱難，要沒有自私自利，個人于朋友的苦樂，定然有所感觸，但是一定要有很好的性格，有純正個人主義的性格，然後能表同情於朋友的成功，在今日競爭的程序中，爭地以戰，很少自然的情感，他們心意中纏繞了許多不道德的劃一意見；同一法治，各處都是很發達的，或者英威是最利害的。痛苦的情感，一定是不能免的，這是人類最先的良能。高等動物，是回我們一樣。要知道快樂的情感，可以增加世界的快樂，但是痛苦的情感，就不能減輕社會的痛苦。他可以弄到人類能夠忍受罪惡，但是罪惡依然

存在。有肺癆病的情感，不是能夠療治肺癆病，科學就是這個道理。如果社會主義能夠解決貧富問題，科學就可以解決疾病了，易受感動的人，就可以減少人類的情感，然後可以純正，人類因為他人的快樂，自己也以為快樂了。將來的個人主義，在快樂當中，可以自由發展。耶穌不是要改造社會，所以他所講的個人主義，只可以由痛苦中得來。我們由耶穌所得的理想，只有離羣索居，或是絕對的反對社會。但人類是自然社會的動物，不然，便失了常性，所以產生了許多不正確的人格，還有一點痛苦，是拏一種重要的方法來覺悟，自己對於社會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有許多無意識的演說，以為人人都是歡迎快樂的，只有悲哀是反對的。但是世界上的歷史，很少有真善的理想，只有脫不了的是痛苦。中世紀時代的民情風俗，產生了許多神聖與英雄。受苦與自救，都是樂于行動，完全是不近人情。所以中世紀時代的基督教，是純正的基督教，中世紀時代的耶穌，是純正的耶穌。到了文藝復興，新潮澎湃的時候，人生的真義已經明白了。生存是快樂

的，就沒有人管耶穌了，甚至文藝也指明白這一點，文藝復興的時候，美術家繪了耶穌，很像一個小孩子和別一個小孩在園中耍樂，或是眠在他的母親玉臂上，向她微笑，或向着一朵名花，一隻好鳥，或繪成一個幻影，魂遊世間，由地獄中起來，甚至繪成耶穌當受十字架苦刑的時候，很像一個上帝替代惡魔來受苦。但藝術家對於他們，是不大注意的，他只有愉悅自己，然後繪畫，表明社會是很快樂的。雖然繪了許多宗教的圖畫，但總是沒有好的。『到處楊梅一樣花，』千篇一律，令人討厭。所以我很不滿意社會的頑固勢力來壓制文藝自由發展。他們的精神常常出了題旨以外。衆飛爾是一個大藝術家，繪成一個教皇像。但他繪耶穌的童年時代，就不是一個大藝術家了。耶穌不是能爲文藝復興一事盡力，因爲他的意思完全不同。我們如果要有純正的耶教藝術，必定要研究中古時代的藝術。純正耶教的藝術，人生不在於美，牠以爲快樂不是人生的真義；有高尙思想，是不足貴的，只有苦中求樂，什麼衛生財產也不管！

人類的進化，是很遲的。人類的不平等，是很大的。人類的痛苦，可以自由已發明。現在的世界，還有許多地方需要耶穌的教義。現在俄國的人民，只有痛苦一事，乃能够覺悟，有幾個俄國文人，對於文藝，可以覺悟的。在一本小說裏，有中古時代的意味。因為他們的要點，就是在痛苦中能够覺悟。那些不是藝術家的，便沒有人生的法式，但人生的實況是痛苦的，就是完善的門徑！如果在今日俄國專制統治下，依然以為快樂的。一定以為人類是沒有精神的，或以為沒有發展精神的價值。虛無黨反對一切強權，因為他們知到強權是罪惡的。為什麼他們要歡迎一切痛苦，因為他們明白了自己的人格，是一個純正的耶教徒。他們以為耶教的理想，是一件很純正的東西。耶穌依然不反對強權，牠能夠蟄伏于羅馬帝國專制勢力的範圍中，心悅誠服；牠能够忍受猶太教會的勢力，不能拿自己的勢力來抵抗他人的勢力，牠常常說沒有法子來改造社會，但是現在的社會就有法子。這個法子可以廢除貧富的階級和痛苦的根源，牠拿社會主義與科學來做方

法。他們的目的是在干個人主義，由快樂上發表。這種純正的個人主義，非常宏偉與美滿，為從前所未有的，痛苦不是末了的完善法式，只是現在所不能免的，將來必不能存在。現在都因為有不純正的環境，不正當的生涯，破壞隨處都是完善的，能夠擴充這個能力，就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了。

人類不能失了這一樣。因各人類不是為苦樂而來的，只有生命一事。人類只要完滿的生存，自己的快樂日多，也沒有妨害他人，這便是較完善的生涯了。快樂是自然的趨勢，完美的表示。人類能夠快樂，因為自己與環境非常和合。新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能夠融合，才可以做成完善的社會。希臘人所以不能完全覺悟，就因為他們有奴隸來豢養。文藝復興為什麼還不能夠澈底覺悟呢？也因為當時還有奴隸，捱飢抵餓，所以只有個人然後達到完善的社會；新個人主義，便是新希臘主義了。

仙宮

廣州文學會叢書

實洋三角

「仙宮」，不在於渺茫的太空，也不在於詩人的心靈中；却荒荒涼涼地在南方鬼域的黃氛迷慢裏轟立出來！牠放出了耀銳的光芒，將要透入讀者靈魂的深處！你用純的潔心地去讀牠，總會覺得牠有一種最神秘最奇異的美妙！或者，你後來竟會發笑了：當你恍然「原來如此」的時候。

這一本文藝叢書中，包含創作七篇。每篇都具有一種特殊的精彩，正如仙宮上羅列的奇珍！所有一切沉幽而尖刻的冷笑，所有一切飛騰而熱情的歡叫，都儘可以在本書中尋求！你們應要記着，不要忘了一讀「仙宮」！

廣州文學會一班工匠已經用他們的精誠戰勝一切困難，努力把「仙宮」建造好了！然而他們還有所期待：期待讀者去遊宮！你們戰慄在死灰色地獄的人們喲！讓我們來引渡你到這「仙宮」！

紅墳

廣州文學會叢書

每冊實洋五角

假如你要問：「紅墳」裏面講的是什麼事情？「紅墳」又是什麼東西？

那你會覺得似乎有一種聲音在耳畔悄悄地答：「那件事」和「那東西」！

「那」字的謎本來是極淺白的，如其你不能解答，或者已經得了一種結果而不敢自信時；還是讀一讀這本書好！你讀了牠，一切蘊藏在本書中的秘密，都將爲你所發現了！

嬰屍

廣州文學會叢書

實洋五角

自「仙宮」而後，廣州文學會的努力已經明白地表現給大家看：及「玫瑰墳」一玫瑰殘了」等相繼出版，又更進到一個新時期。然而他們並不滿足於這一點些微的成功，更不能忘懷於過去的創痛。他們爲紀念「廣州文學」的不幸夭折，現在就把那裏面完整的遺稿集成一本「嬰屍」。有誰同情於這些不幸的孩子？有誰來憑吊那些已逝的嬰屍？那麼，請你讀一讀這本書！

本書的全稿共有二十餘篇，都是文藝作品，裏面有真摯的感情，有熱烈的高歌。現在用上等洋紙直行排印，計有百餘頁，內容的豐富可知。至於印刷方面，凡看過「仙宮」和「紅墳」的都用不着再來誇揚了。這樣一部兩年前「廣州文學」的結晶，如果以前向本部補買「廣州文學」不得者自然萬不能放過，就是想讀廣州文學會的初期作品也值得快買一本。因爲現在印數不多，或者賣完以後不再翻版了。

湖畔的少女

廣州文學會叢書

每冊實洋叁角

少女是最可愛的，她們的舉動全是活潑而天真；湖水也是可愛的，牠是大自
然的甘露。你想，一個活潑潑的少女倚在平湖之畔，那是如何的富於詩意？

這本書是繼「嬰屍」而後的廣州文學會叢書，裏面包含文藝多篇，內容有更努
力的表現，並且印刷和釘裝比以前更美麗，更動人，或者比平湖之畔的少女更爲
可愛，預料會得人歡迎的，希望讀者以愛湖畔的少女的心情來讀一讀這本書。

獻心

黃天石著

實洋二角五分

描述：在萬花如繡的原野裏，星月燦爛底湖畔中，或者在深山古剎之間，海
天風濤之上；總會有多少東西爲你所感覺到的。這本書正是黃天石先生在這樣一
個時候，感着心潮的波動而懷念親愛的未知名底朋友而寫成的。文筆輕鬆細膩，
富於詩意；其想像的精美，文境的奇幻，情緒的濃厚，和觀察的細微，一定會使
讀者覺得一種特殊的快意的！作者已經把赤心獻出來，希望讀者不要忘記去接受
！

牧師與魔鬼

俄美法短篇小說名著

袁振英譯

實洋四角

牧師被魔鬼抓到火爐逼人的鑄造工廠，抓到烈日下的農場，最後抓到空氣臭濁的監獄中；他看見了死了一般的犯人，赤着軀壳睡在地上，有無數的蟲蟻，剝蝕這弱者的皮肉！

我想讀者一讀到這裡，也會毛髮悚然！

「以後究竟怎樣？」

「怎樣」的解答是「讀一讀這本書！」

牧師與魔鬼是俄國杜斯托斯基在獄中壁上寫成的短篇小說；現在譯出，更合起各國小說名著十篇和譯者短論文三篇共成一集。全書六萬字，用上等道林紙精印。

何 典

廣州文學會校點

每冊實洋五角

這本書是吳稚暉先生做文章的老師。吳先生說：他初做文章，在小書攤上得了一部小書，學了一個訣竅，便是這本何典了。

此書是清乾嘉間上邑張南莊先生原著。他用極蠢俗的俚言土語，描寫人間社

會的卑鄙醜態，有聲有色，寓意深遠。現經廣州文學會從新標點校訂，黃天石鄭天健袁振英和袁昶超都寫了一篇序，更為全書生色不少。

罪與罰

美國胡黛蓮女士原著

袁振英譯

(每冊實洋二角)

人們爲什麼曉犯罪？犯罪者爲什麼要受刑罰？刑罰可以減輕人們的犯罪程度嗎？可以消滅或威壓使人們不敢犯罪嗎？「罪」的成立要素，與社會環境有沒有關係呢？這是社會上一個重要問題。

本書著者胡黛蓮女士是美國著名的思想家。她是個偶像破壞者，有優越的理想，勇往的精神，同時又是一個文學家。她同情于貧民和弱者，她的作品是不朽的，在文學界中有一種特殊的勢力。本書是她的文論，是她的思想底表現。想研究新時代新思想的，不可不讀這本書。

墳歌

一角小叢書

羅西著

實洋一角

(詩集)

墳歌，是羅西君個人的詩集，是一篇二百餘八百句的長篇抒情詩。國內文壇的長詩並不多，郭沫若的瓶和朱湘的王嬌而外，怕要以此部爲最長了。他的創造

力和詩的修養，自他的浪花與姑娘，召請和梨花等發表後，已有相當的表現。大概他的作品是偏重情感一方面的，故此抒情詩是最適宜于他的人格之表現；同時因為他以注音字母做腳韻的標準，故此全部的韻律都非常和諧。

愛好文藝的讀者啊，不妨來接受廣州文學會的至誠的獻禮呀！

節育與文明

一角小叢書

袁振英著

實洋一角

現代文明底特徵，就是節育一個問題。凡有高等文化的民族，對於節育一個問題，都看得非常重要。

這本小冊子是袁振英先生在廣東大學及武昌中山大學社會問題的講義稿，對於節育與文明解釋非常透澈。

性的危機

袁振英編

每冊實洋四角

現代青年所最感受判痛苦的便是兩性問題，在新舊制度的過程中，許多人不能抵抗環境而懣服在舊倫理之下，便是趨於消極的縱慾；這實在是兩性間一個極大的危機！本來解決一種問題必先要尋出牠病理的所在，這本書對於兩性間

的舊制度及其危機，現代婚姻與家庭改造，都有詳明而嚴肅的討論，儘能夠為未來社會的標準；從新估定倫理的價值，而指示青年光明的途徑。

革命與進化

震瀛譯

再版

每冊實洋二角

「革命」和「進化」是有顯然的關係的！革命家都應該知道清楚「革命」與「進化」這兩個連鎖名辭！現在法國有一位郎可侶，美國有一位麥菲沙合著成這一本書。根據現社會底情形，以解剖「革命」與「進化」；並且尋出現社會病理的癥結，指示我們的途向，確有一讀的價值！初版印行二千冊，經已售罄，特請譯者重新改訂，再版付梓。

戀 春

歐美名家詩集

黃天石譯

桃君的情人

長篇小說

羅西著

餘 灰 集

廣州文學會叢書

短篇小說集

易卜生傳

袁振英著

四版增訂

實洋三角

易卜生(H. Ibsen)是著名的挪威文學家，偉大的社會改造者，他一生獨立特行，努力在惡社會中奮鬥，一種勇往的精神，確有可為一般青年的模範！本書著者對於易氏最是有專門研究的，所以本書對於易卜生生平事蹟和著作等都詳述無遺，能够使讀者愈讀愈覺有趣！現在把他增訂四版。

高曼女士文集

震瀛編譯

實洋三角

尹文彬先生在『新女性』第一卷第十號裏面說：『高曼女士的思想非常徹底……她對於社會弊病的觀察對於一切問題所寫下的東西，有一讀之價值，所以我願意來介紹她的文集於讀者。』

『高曼女士主張自由戀愛與自由性交去代替那結婚制度。她以為婦女解放，是一種『心的革命。』本書是實社叢書，現歸本部發行。

深春的落葉

創作小說集

龍實秀著

哥德(Goethe)在「少年維持之煩惱」開頭是這樣寫着：「並且你，善良的靈魂，你正感受着同樣的窘迫，和他一樣的，請從他的哀苦中汲取些慰安來，把這本小書當你的朋友罷，你如從運命或自身的錯犯中尋不出更可親近者的時候。」我們正是失陷在寂寞與冷酷的境界裏的青年們呀，如果你是苦難着孤獨和憂愁的壓迫，就請從這本「深春的落葉」裡吸取些慰安罷！

作者是從痛切的經驗中，深深地體會着人生的意義和現實生活的矛盾，相信在這樣的矛盾底下，發生不了人間底人與人的接觸雙方都具有義理人情所生起的不調和底悲慘，刻苦又刻苦地把這類悲劇裏的主人公的刑苦底心靈描寫出來。他以為這是人生的一般的現象，因為這複雜而冷漠的社會底環境是造成這類悲劇的原素。真呀，我們試向現實張開一下眼睛，便不能不承認「深春的落葉」的作者底透明的觀察了！

在孤獨與憂苦裏的青年們呀，請來結識這「和近的朋友」，「他」，不會令你失望的；我們可以保證。

愛情何價

魯民譯

實洋一角

WHAT PRICE LOVE?

這是一個最奇怪而又最有趣的發問，並且這也是一本最奇怪最有趣的書。現在談戀愛的人已經多到了不得，上至「高等人」而下至「販夫走卒」，無不津津然樂道；然而他們却無一能答覆「愛情何價」，真是「食而不知其味」！好了，現在本書總是「應運而生」，教你答覆那些問難的人。你要時時刻刻帶在身邊，以應付假使有人問你：

WHAT PRICE LOVE?

雛

容融作

實洋一角

這是一本容融的短篇創作小說集，內容有「雛」及其他的小說數篇，多是未發表過的，是他第一本的專集。

初版：民國十年五月五日

再版：民國十七年六月五日

版 權 所 有

定價：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半

印數：二〇〇一—三五〇〇冊

書名：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

原著者：英國王爾德 (OSCAR WILDE)

繙譯者：袁振英

發行者：孫壽康

亞畢諾道十八號三樓

總發行：香港受匡出版部

惠愛路昌興新街二十號

分發行：廣州受匡出版部

369.4

682

